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★★★★★

黑眼睛

黄蓓佳
— 著

Huang
Beijia

黄蓓佳少儿文集

八岁的女孩艾晚，生活在多兄弟姐妹的家庭，
她用尽全力，
才能从哥哥姐姐的身后挤出空间，
大口地呼吸，飞快地成长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

八岁的女孩艾晚，生活在多兄弟姐妹的家庭，她用尽全力，

才能从哥哥姐姐的身后挤出空间，

大口地呼吸，飞快地成长。

黄蓓佳
— 著

黑眼睛

黄蓓佳少儿文集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眼睛/黄蓓佳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209-09529-7

I. ①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8454号

黑眼睛

黄蓓佳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印 装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×225mm)

印 张 12.5

字 数 148千字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

印 数 1-10000

ISBN 978-7-209-09529-7

定 价 2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黄蓓佳，1955 年生于江苏如皋。197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，1984 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。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《我飞了》《漂来的狗儿》《亲亲我的妈妈》《遥远的风铃》《你是我的宝贝》等。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。有多部作品被翻译为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韩文。







目 录

- 1 爸爸出差回来 / 001
- 2 艾晚把水仙球带到了学校里 / 013
- 3 姐姐艾早学骑车的糗事 / 027
- 4 寒假中干些什么 / 044
- 5 为姐姐保守秘密 / 053
- 6 猜灯谜 / 060
- 7 艾好和陈清风 / 067
- 8 制造天才的过程 / 074
- 9 艾晚差点儿煮出一锅水仙汤 / 078
- 10 赶作业 / 087

- 11 两个奇怪的人 / 091
- 12 神童艾好 / 099
- 13 艾晚成了盯梢者 / 105
- 14 水仙花在开春死去 / 113
- 15 姐姐终于获了奖 / 118
- 16 高考出了意外 / 123
- 17 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到青阳 / 134
- 18 送艾好上大学 / 139
- 19 只剩下艾早和艾晚的家 / 145
- 20 艾好在大学迷上了一件事 / 150
- 21 姐姐不想上复读班 / 159
- 22 艾好失踪了 / 172
- 23 针尖对麦芒的母亲和女儿 / 179
- 24 长大是什么滋味 / 185

1

爸爸出差回来

冬至的这一天，艾晚的爸爸艾忠义从福建出差回来了。

冬至在青阳本地算是个大日子，从冬至这一天开始“数九”。民间有一首“数九歌”，艾晚从艾早的奶娘胡妈口中不止一次听到过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冬至这一天，天开始大冷，人都把手插在袖筒里不肯伸出来。到数完九个九，河边的杨柳树就要冒出新芽了，大雁飞来了，漫长的冬季就算过去了，你说这一天重要不重要呢？

还有一句话也是胡妈教给艾晚姐弟们的：干冬湿年。就是说，冬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，春节保准没有好天气；要是下雨了呢，过年就好过了，就是日头明晃晃的艳阳天了。总之在冬至和春节这两天，雨



水只下一次，轮着你就轮不着它。胡妈信誓旦旦说，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经验，灵着呢，她验证了几十年，次次不落空。

冬至一大早，艾晚和姐姐艾早起床，衣服扣子都来不及扣，先开门看天气。天当然是不好，残雪也还没有融尽，四处灰蒙蒙的，随时随地都有雨雪飘下来的架势。艾晚盼着雨赶快下来，雨下过了，春节就不会再下。跟冬至比起来，春节当然更重要，因为小孩子们要穿新衣新鞋，要上街看龙船花灯，要放炮仗，点烟花，还要串门走亲戚，要是老天不帮忙，弄点雨呀雪的，那不是太煞风景了？

上高中的姐姐艾早一边抬头看天，一边虔诚地念叨：“下雨下雨下雨……”

八岁的小学生艾晚挤在她的胳肢窝里，鹦鹉学舌地跟着她重复：“下雨下雨下雨……”

妈妈把冻成鱼干一样的毛巾摀进热水盆里，没好气地呵斥两个女儿：“还下雨？再不出太阳，家里都要上霉了！”

胡妈在她家里磨了芝麻，搓好了一大碗猪油芝麻馅心，送来给艾晚妈妈包汤圆。自从艾晚三岁进幼儿园之后，胡妈就离开艾晚家，打理她自己家的箍桶店去了。可是她奶大了艾早，又一手带大了哥哥艾好和小妹艾晚，跟艾家有感情，隔三岔五地要过来看看三个孩子，送点吃的啦，帮忙缝个衣服鞋啦，拆洗个被褥蚊帐啦，好像艾家的老亲戚一样。青阳人家的习俗，冬至这天要吃汤圆。那时候青阳人的生活中还没有超市，没有花样繁多的冷冻食品和真空装食品，想吃点稀罕东西就要自己动手做。妈妈要上班，如果胡妈不送馅心来，她是没有时间精工细做的，她会马马虎虎地拿冷水和了糯米粉，搓成一个个实心汤圆，煮熟了让三个孩子蘸上白糖吃。

蘸白糖的实心汤圆和香得让人打喷嚏的芝麻馅汤圆，那真是不好比。

艾晚放学回家时，妈妈刚好也下班回来了。她说是因为过节，局里提前下班。她从一个白瓷坛子里倒出事先舂好的糯米粉，招呼艾早和艾晚洗手，帮她包汤圆。艾好照例不参加，他是男孩子，男孩子不做家务事。

妈妈揉米粉，捏出差不多大小的实心团，一个一个排列在桌上，再由姐妹俩把实心团在手心里转啊转的，转出一个小碗形状的坯子，然后沾一个馅团放到坯心里，再窝在手里转啊转，把小碗转成小圆球。

艾早手巧，她手里转出来的汤圆，一个个粉白滚圆，表皮亮晶晶的，水滑水滑的。艾晚的手笨，芝麻馅总是被她捏破，掺和到米粉中，白汤圆成了花汤圆。而且艾晚的汤圆总有一处地方闭不拢嘴，这样的汤圆往锅里一下就会破，需要艾早接过去重新加工。

艾早很不耐烦艾晚：“走开走开，我一个人能够做出来两个人的份。”

艾晚不肯走。妈妈也不同意艾晚走。她说艾早是姐姐，妹妹不会就应该教妹妹，不应该厌烦她。妈妈还说：“女孩子要是不学会做家务，将来嫁人都嫁不掉。”

艾早就对艾晚做鬼脸，嘴巴一撇一撇的，弄出很鄙夷的样子，好像艾晚真的是一个嫁不出去的笨女孩。

爸爸艾忠义就是在这时候进了家门。他穿着一件有四个口袋的藏青色的中山装，衣服的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了亮，胸前的扣子掉了一颗，下摆处还勾破了一个洞，洞边飘拂着丝丝缕缕的线头，四方脸上胡子拉碴，头发油腻腻的，嘴唇干得脱皮，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劣质烟

草和乱七八糟食品混合的气味。他左手里拎着一个旧得不成样子的、拉链只能够拿别针锁住的帆布旅行袋，右肩上背着比较新的一个深灰色人造革的公文包。不用打开看艾晚就知道，旧旅行袋里放着他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，从出差地点买回来的土特产，新公文包里则装着他的工作证、出差介绍信、差旅费发票、购货合同、发货单、车皮调拨单等等与公事挂钩的物件。

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，艾晚的爸爸是个采购员，为青阳供销社工作，终年到头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在外面出差，南来北往地看货接货，大到木材化肥，小到针头线脑。一九八一年的冬天，“改革开放”才走了小小的一步，物资紧张，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凭计划分配，想要在数量上和品种上稍微地丰富一点儿，得凭采购人员灵活的脑袋和三寸不烂之舌。而艾晚的爸爸，就是青阳供销部门最有本事、在全国各地最能够兜转得开的功臣人物。

每次出差回来，爸爸总忘不了从他的旧旅行袋里翻出来一两样稀罕东西，让三个孩子小小的高兴一下。这也是爸爸弥补自己常年在家庭中缺席的方式吧。艾晚能记得起来的，他带回来过东北的大松子，四川的灯影牛肉干，广东的香蕉，还有内蒙古的奶干。可惜的是，每回他亮出礼物的过程，总是以艾晚的欢呼声开始，又以妈妈的抱怨声结束。你比如说吧，松子很香，但是太硬了，活生生崩掉过艾晚的两颗乳牙。妈妈说幸好是乳牙，掉了还能长，要是现在长出来的牙齿崩掉了，那可怎么办？补都没法补。灯影牛肉干倒是有营养，可那东西哪是人吃的？一粒就足以麻翻舌头。香蕉带回家时还是青的，梆硬梆硬的，爸爸说捂在米桶里能熟，然而妈妈捂了半个冬天，香蕉皮都捂成了黑色，拿起来仍然能够当铁棍使。奶干呢，看上去雪白诱人，拿

起来一闻，哎呀，那股子羊膻味，简直让人吐。

有一回爸爸带回来的是北京的大盘柿，也跟那回的香蕉一样，梆硬梆硬，青绿青绿。妈妈怪他又做了冤大头，没长熟的柿子怎么能吃？青阳本地也产柿子，得等它们红到透亮，软成棉花，才能进口呢。爸爸坚持说他看见北京人拿小刀削了青柿子皮吃，咬苹果一样咬得嘎嘣脆。他不顾妈妈阻拦，试着削一块放进嘴巴里尝，一尝就眯着眼睛叫起来：“甜！好吃！”

他把削下来的第二块塞到艾晚嘴巴里，艾晚吃了，果然甜，还脆，还鲜美。原来柿子也有削了皮嚼的品种。

又有一年冬天爸爸从沈阳回家，临上火车买了一包冻梨塞进旅行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半路上梨子化了冻，烂成一包果酱似的污糟，把袋子里的衣服和洗漱用具悉数泡进去，回家让妈妈好一通埋怨，因为她要为爸爸的这个错误花上整整半天时间做清理工作。

不管怎么说，每次爸爸回家，哥哥和姐姐是怎么想的艾晚不知道，反正对艾晚来说，这一天就是她的节日。青香蕉也好，青柿子也好，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的爸爸，青阳这样的小城市里起码要延后十年才能够看得到。

所以，爸爸刚刚在门口一露面，艾晚就开心地发出一声叫，不顾手上的糯米粉和芝麻油，鸟儿一样地扑上去，抢着帮爸爸拿旅行袋，拿公文包。

爸爸夸张地大惊小怪着：“哎哟，哎哟，我家艾晚真乖噢，真是个勤快的小姑娘噢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拿眼睛去看妈妈，期待她的一个笑脸或者问候。

妈妈却皱起眉头，扎撒着一双沾满糯米粉的手：“怎么脏成这样

啊？快把衣服脱了，洗脸洗手！艾好呢？给你爸爸打盆热水去。”

坐在炉子旁边的艾好听见叫自己的名字，茫然地抬头，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，放下手里的一本关于哲学小原理的书，笨拙地起身，去拿墙角三角架子上的搪瓷洗脸盆。走过炉子旁边时，他眼睛直直地往前看，差点儿被脚底下的火钳绊一跤。

艾早嘴快手快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别喊他了，我来吧。”

她飞快地在抹布上擦了一下手，一阵风般地旋过去，拿洗脸盆打了热水，又拿了毛巾和肥皂，端到爸爸面前，搁在一张小几上。

爸爸呼哧呼哧洗脸，顺便还洗了头发和耳朵，用了很多肥皂，让艾早帮他换过两次水。完了之后他擦干，凑到妈妈面前：“不脏了吧？你闻闻！”

妈妈要笑不笑地白了他一眼：“去！”

桌上的汤圆此时已经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了，艾晚跟前跟后地绕在爸爸脚边，眼巴巴地盯着扣住旅行袋的那枚大别针，期待它锁住的是个百宝箱，里面能变出让她怦然心动的好东西。

爸爸故意引逗小姑娘，搓着手，迷惑不解似的：“艾晚你转悠什么呢？想看爸爸包里的臭袜子？”

艾晚不好意思了，脸红起来，走到妈妈身边，装着去数桌子上包好的汤圆。

妈妈替艾晚解围：“别馋着小孩子了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分分吧。”

爸爸这才拍着手招呼大家：“都来看！都来看！”

闻声而去的只有艾晚。艾早在忙着帮妈妈收拾桌子：往包好的汤圆上面撒薄薄一层干米粉，确保它们不粘连；把用过的锅盆拿到厨房里洗；把炉火捅旺，坐上一锅水，准备在水开之后下汤圆。艾早做家

务活儿真是一把好手，眼到手到，眨眼工夫场光地净。

艾好不做事，可是他对爸爸的召唤一点儿不积极，脚步慢吞吞的，目光东张西望的，神情漫不经心的。话说回来，他平常就是这么一副懵懵懂懂睡不醒觉的迷糊样。只有艾家的人知道，这是艾好的假象，如果你真以为艾好的脑子跟他的外表一样迟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艾好十三岁，已经连跳几个年级，跟十七岁的艾早同进同出，就读青阳县高级中学。艾早读高三，艾好读高一。

艾早的成绩忽上忽下，好的时候年级前十，差的时候排到了一百名之后。艾好却从来都在班级里雄踞第一，没有一个同学有本领奋起直追把他拉下。

艾早和艾好不捧场，爸爸一点儿不失望，礼物这东西本来就是骗小孩子的，有艾晚这条小狗围



着他转就可以了。他拍了拍艾晚的头，语气夸张地提醒她：“艾晚你看好啊！”说着他摆出一副神秘得不得了架势，龇牙咧嘴地解那枚别针，把缺了齿的坏拉链一点点地撕开，把棉袄袖子一直掳到肘弯之上，胳膊一个猛子扎到旅行袋的深处，拨开散发着油腻和灰尘气味的待洗衣物，以及零零碎碎的牙膏牙刷、简易剃须刀、擦手的蛤蜊油，硬得像鱼干的毛巾，在袋子深处掏呀，掏呀……

爸爸的动作太搞笑，站在炉子边等着水开了煮汤圆的妈妈也被吸引过来了，弯下腰，伸着脖颈，等着看爸爸掏出来的东西。

艾晚心跳着催他：“爸爸你快点儿啊！”

他快乐地吆喝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手一伸，两只手心里捧着三个圆不溜丢的洋葱头一样的怪东西。

艾晚能确认它们不是洋葱头。洋葱头有一股刺人眼睛的辛辣气味，它们没有。洋葱头有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的外衣，它们也没有。它们怪模怪样的形状和脏兮兮的面容，让艾晚的心里很费琢磨：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？

妈妈率先表示了她的不满：“老艾你搞什么？你弄这三个泥球儿回来，脏不脏啊？”

“什么泥球儿？”爸爸很委屈的样子，“你再看清楚，这是漳州水仙球！福建名产呢，没见过吧？青阳城根本见不着。”

他表功似的，托着三个拳头大小的怪东西，在妈妈和艾早艾好的面前轮流走一遍，展示。

“朋友送的，人家也是好不容易才弄到。仔细看看，每个鳞茎都不少于四个头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将来我手里的每颗水仙球都能抽出四根以上的花茎，每根花茎开出的花不少于……”